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被開墾的處女地

蕭洛霍夫原著
孟凡改寫



開明書店

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

開明
書店

被開墾的處女地

蕭洛霍夫原著
孟凡改寫

被開墾的處女地

(ПОДНЯТАЯ ЦЕЛЕНА)

每册售價人民幣8,600元

四 (折 0967)

原著者	蘇聯 蕭 洛 霍 夫 (М. А. ШОЛОХОВ)
改寫者	孟 凡
出版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華 義 印 刷 廠 (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47年光華書店初版

77 P 32 K

1951年12月開明修訂初版(1-5000)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故事提要

一九三〇年，蘇聯全面開展集體農場建設的時候，南部頓河地方，有一個哥薩克人的莊子，名叫格內米雅其村。村裏黨員不多，工作也不算頂好，而且這個區的領導又有偏向，所以集體化運動開展得很慢，富農和反動份子，在暗底下也有活動，列寧格勒的金屬工人達維多夫派到這裏工作，發現貧農情緒很高，熱烈贊成組織集體農場，消滅富農剝削。達維多夫走羣衆路線，第一步就領導他們沒收富農的財產。動手的時候，有的富農公然反抗，打傷了達維多夫，有的裝窮叫苦，煽惑人心，但都抗不了大勢。

召開村民大會的時候，會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同意加入集體農場。中農裏邊，就像康德拉脫那樣的積極份子，也經過很厲害的思想鬥爭，纔把牲口趕來交公。開頭時候，除了少數積極份子，做工都馬馬虎虎，敷衍了事。達維多夫和支部書記拉古爾洛夫、村蘇維埃主席安德烈天天奔走，每夜開會宣傳教育，結果參加的人漸漸增加。但是其中還有不少是因為怕得罪政府纔加入的，也有是給拉古爾洛夫逼進來的。

出
——
早先達維多夫來的時候，有個反動派波夫羅則夫，也偷偷來村裏活動，住在雅可夫家裏。他叫

雅可夫出面，聯絡些落後份子，準備組織暴動。又佈置雅可夫加入集體農場，打進內部進行破壞。這些破壞份子常在一處開會。一天有個貧農尼基塔，原是被逼參加，和他們鬧翻，堅決不幹了。雅可夫怕他去報告，跟波夫羅則夫去把他殺了。案子沒破，而且達維多夫看重雅可夫有科學知識，反提拔了他當農場經理。

因為有人破壞和工作上有缺點，不久就接二連三的出了許多麻煩。

先是雅可夫他們造謠說：一切牲口要歸公了，鼓動羣衆屠殺豬、羊。結果村裏的小牲畜損失了一半。黨支部費很大力氣纔把這風潮止住。可是因為害怕羣衆把牲口殺光，支部決定索性連雞、鴨都交公，又犯了過左的錯誤，引起羣衆不滿。幸虧達維多夫堅持糾正，纔發還了，沒有鬧成亂子。這兩件事過去，本來應該收集全村麥種交公保管，可是因為雅可夫的祕密活動，大多數人家都不肯交。拉古爾洛夫不但強下命令，而且把羣衆圍禁閉，打人。支部批評他不接受，達維多夫只好請他多看看青年團員伊凡靈活的工作方法，來教育他。延長了些時間，種子終歸收齊了。

三月初斯大林發表了文章，糾正各地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所犯的錯誤。這篇文章，使許多原來想參加暴動的農民，了解村裏的錯誤不是共產黨的政策，就又回過頭來擁護政府。波夫羅則夫幾個月的活動，完全失敗，他只好逃走了。格內米雅其村的集體農場，因為是在區委會強調「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口號下面，有許多是為追求數目字發展起來的，不免有許多人不合自願的。這時就紛紛要

求退出。一週左右，總計退出一百多家，只有幾十家留在集體農場裏。

這時區委會把握不住政策，只是忙着處分犯錯誤的人，可是又沒好好調查研究，誇大了拉古爾洛夫的錯誤，把他開除黨籍。

漢巧那天有別村的人，到格內米雅其來提公糧，破壞份子乘機鼓動，說他們是來拿走本村的麥種。於是羣衆鬧了起來，把安德烈關進地窖，把達維多夫也打了，打開倉房就分糧食。拉古爾洛夫由區裏回來，當先去阻止。等到突擊隊員得信回來，一場風波纔給壓了下去。事後達維多夫堅持原則，對羣衆一時的錯誤，完全採取原諒教育的態度，絲毫沒有報復的心，這感動了大家，立即有五十戶重新回到集體農場。

從此全村按時春耕。但是第二突擊隊工作不好，達維多夫親自動手拉犁耕田，帶頭超過規定標準，把競賽發動起來。到五月十號，春耕任務全部完成。這時上級發現了區委會的錯誤，於是把區委會書記撤職，換了新的負責人。恢復了拉古爾洛夫的黨籍，只給他嚴重批評。支部也擴大了，吸收了三個新黨員，都是運動中的積極份子。集體農場漸漸鞏固，雅可夫和其他頑固份子暫時也不敢活動。又趕着下了一場好雨，青苗都長得綠油油的。建立集體農場這一段任務，就算是完成了。

主要人物表

達維多夫 列寧格勒金屬工業工人，共產黨員，開展農村集體化運動時派來格內米雅其村工作。

拉古爾洛夫 負傷退伍的老紅軍，共產黨的村支部書記。對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但在許多問題上犯了「左」傾錯誤，並有比較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

安德烈 村蘇維埃主席，共產黨員。

波夫羅則夫 白匪軍官，潛伏在村裏的反革命份子。

雅可夫 富農，參加反革命組織，打入集體農場任經理。

羅比西金 貧農積極份子，突擊隊長。

賴姆卡 貧農積極份子。

康德拉脫 中農積極份子。

西奚卡 貧農，饒舌的老年人。

伊凡 工人，宣傳隊員，青年團員。

目次

第一章	工人達維多夫	一
第二章	白黨波夫羅則夫	九
第三章	貧農會	一五
第四章	富農的反抗	二二
第五章	村民大會	三一
第六章	中農康德拉脫	三六
第七章	陰謀和暗殺	四三
第八章	一場風波	五〇
第九章	分果實	五六
第十章	思想鬥爭	六三
第十一章	走頭無路	六九
第十二章	拉古爾洛夫犯錯誤	七五

第十三章	學習好作風	八三
第十四章	暴動失敗了	九一
第十五章	糾正偏向	九六
第十六章	新的困難	一〇一
第十七章	永遠跟着黨	一〇九
第十八章	搶糧	一一六
第十九章	正確的處理	一二三
第二十章	發動競賽	一二八
第二十一章	春耕以後	一三六
第二十二章	豐收在眼前	一四二
後記		一四六

第一章 工人達維多夫

蘇聯南部頓河區域，是個世界聞名的地方。在蘇聯，除了烏克蘭，就要數這裏出的糧食頂多了，這裏住的哥薩克人，更是名揚四海的馬上英雄。這本書就是描寫頓河哥薩克農村，怎樣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許多波折，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

卻說頓河地方，有一個格內米維其村。這村莊約莫有兩百二三十戶人家。革命勝利後，地主老爺是沒有了，現在要算中農頂多，貧農有二十幾家，富農也還數得上十戶。莊子緊挨着頓河，沿岸都是果木園。到化凍時節，浩浩蕩蕩的春水，往往把冰塊沖上岸來。那時候，蓋了一冬的雪也化了，背着河望過去，週圍盡是驟得出油的黑土地，叫莊稼人看了心裏發癢。再遠是無邊無際的草地，一片放馬牧羊的好去處。當中一溜小山，蛇似的直伸到五十五里外的鎮上去。內戰時期，這裏也和別的哥薩克村子一樣，貧窮覺悟的參加了紅軍，鬧起革命，有錢的頑固的就幹了白黨，和窮苦人作對。一九一八年頓河流域哥薩克暴動時，這裏也做過戰場。到戰爭結束，參軍的退伍回來，建立了共產黨支部，領導着做了許多工作。

那時正當蘇聯全國極力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時候。一九二九年初，蘇聯實行第一次五年計

劃以來，格外顯得熱火朝天。整鄉、整區，甚至整個縣的農民，成羣的加入集體農場。集體農場的發展，比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還要快。斯大林形容得好，說它的速度簡直跟陣狂風一樣。這時全國集體農場供給的糧食，早已超過了全國富農的生產。階級力量在經濟上起的變化，就決定了進一步消滅富農階級，推行全面集體化的政策，來把蘇聯國內最後一個剝削階級消滅，使農民脫離私有的經濟制度，走上社會主義大道。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決定把全國按全盤集體化的快慢，分成三種地區。像頓河區，就規定在一九三一年春天，完成任務。

爲了這個目的，聯共中央特地調了兩萬五千個工人，分派下鄉去幫助工作。這兩萬五千個中間，有一個名叫達維多夫。早年當過海軍，革命後在布赫洛夫五金工廠做了九年工。他生得非常結實。矮胖身材，寬肩膀，粗頸子；臉上因爲從小受苦，擠着一道道深溝似的皺紋。一雙眼聰明有神。爲人不擺架子，工作認真積極。階級意識很強，從不肯辱沒無產階級的名譽。雖然也有缺點，但是對政策掌握得很緊，要算一個受過相當鍛鍊的工人黨員。他的口頭禪，是三句話離不了要講一整「事實如此」。這次奉令由列寧格勒調到頓河區來，高興得很，想拿出自己一套技術，好好地爲集體農場服務。不料路上害了病，不得不在羅斯托夫住了些日子。自己利用時間，仔細研究了些集體農場的文件。等到病好，已經是一九三〇年正月底。只好不顧冰天雪地，起早帶晚的趕路。

這一天，天氣很冷。北風掃着一朵朵灰雲，掃着屋脊飛跑。達維多夫頂着風趕到鎮上，匆匆忙

忙的走進了區委會。

達維多夫進門看見那個區委書記，名叫科琴斯基的。他見了達維多夫進來，先斜起近視眼，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然後慢騰騰地翻着他的介紹信。說道：

「你現在纔來！我們要四十三個工人幫助工作，他們怎麼只派了九個。你看，真是困難極了，我們多麼需要人，也不理會。這裏情形非常複雜，全區集體化纔百分之十四·八，大部份還是共耕社呢。富農也不肯交糧食……啊，你抽支煙吧？」

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還沒來得及答話。區委書記早把招待煙茶的那副笑臉收了起來，又滔滔地往下說：

「就去吧，今天就動身！代表區委會，用你全付力量，去實現全面集體化。地委最近的指示讀了嗎？讀過？那好極了。就到格內米雅其村去好了……跟你說，任務要完成百分之百！一定要使貧農、中農一律加入。對待富農要慎重些。你懂吧？不要亂來！那裏只有兩個黨員，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以前都是游擊隊員。自然啦，他們政治上不大高明。」書記說到這裏，咬着嘴唇，又補了一句：「支部書記得過紅旗勳章。到現在還是個粗魯性子。你要注意，他可不是個好惹的。」

達維多夫問道：「你說，要小心的處理富農問題。是什麼意思？」書記說明道：「是這樣的。我來問你：有交了糧稅的富農，也有頑固不交的富農。頑固的好辦，照徵糧法令辦他，就够他受的了。

交了的呢，你打算怎麼辦？」達維多夫想了一想，纔回答他道：「我要他們再交！」科琴斯基聽了只是搖頭，冷笑道：

「哈，真是好辦法！不，不行！這樣一來，哪個還信任政府？把羣衆信仰都破壞乾淨了。這太幼稚，同志！」

達維多夫變了臉色，爭道：「幼稚？難道斯大林也錯了嗎？」

科琴斯基道：「扯到斯大林身上幹什麼？」

達維多夫道：「他的論文我看過。明明白白地指出來，現在要消滅富農階級。消滅這個階級，都已經提出來了，還有什麼不能……哼！……」

書記聽了冒火，便發作說：「不要哼！告訴你，要是必要的話，地委會直截了當吩咐下來，用不着你……你一點也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形。」

達維多夫不服，又道：「難道貧雇農、中農還反對肅清富農嗎？還怕發動不起來嗎？」區委書記嘩啦一聲，闔上了文件包。板起臉，氣得聲音發顫，說：

「隨你怎麼解釋斯大林的話。你先要弄明白，這裏的黨是我負責！你一定要執行我的路線，不能聽你隨便發明。」

達維多夫也漲紅了臉，站起來道：「我當然服從黨的決定。可是坦白告訴你，你的路線是錯的！」

政治上不正確，事實如此！」

科琴斯基冷冷的說道：「沒功夫跟你辯論，我還別的事情。」說罷了，就轉身拿起電話，吩咐請別人進來。達維多夫找到組織部長，拿了組織關係，就離開辦公處，回到住所去拿東西。一路上，氣還沒有平下去，心裏想：「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我的看法沒有錯。要是你對，你能幹，那你這裏的富農，爲什麼敢不交糧食？爲什麼你的區裏集體化這樣慢？羣衆爲什麼發動不起來？這不是因爲你落在羣衆要求後頭了！」他拿了提包，拋上雪車，裏面的銼子、鉗子、鑿子、嘩啦一聲，他不由對自己笑道：「真見鬼！我還以爲到集體農場，就要各處動手修機器哩。看樣子，要做的倒是集體農場的組織工作了。也好吧！」

雪車還沒出街口，達維多夫就凍僵了。他拉起羊皮領子，扯下帽子蓋到鼻樑上，還是抗不了那針般刺骨的寒氣。狂風捲着雨雪，只是一股勁向他領子和袖口裏鑽。四面白茫茫，望不着邊，連個覓食的烏鴉也沒有。他跳下來，攀住車轆，跟着跑了一陣。又跳上去，縮成一團。聽那馬蹄踏着雪，喀嚓的聲音，打起瞌睡來。將近黃昏，纔到了格內米雅其村。

村蘇維埃的大院子裏，停着幾輛雙馬拉的雪車。七、八個哥薩克圍在門口抽煙。達維多夫跳下車，向他們請問了馬房在哪裏，就跟着車子，自己去幫車夫卸馬。一邊和哥薩克打招呼敬香煙，開幾句玩笑。這七、八個人，看見他不像以前從區委會來的人似的，下車左右不望，揀着大皮包，就衝進

辦公處，心裏都覺着奇怪。一個鼻孔裏長出老長黑毛來的哥薩克忍不住問道：

「你的車夫是幹什麼的？同志，你去卸牲口不怕低了自己的身份？」達維多夫正要開口，又有個長黃鬍子的小個子，指着他的手喊道：「嚇，你看，他是個銅匠！」達維多夫笑道：「不對，我是金屬工人，無產階級。」又問道：「你們跟着我有事嗎？」有個穿女人皮襖的老頭子一隻腳踏在臺階上，答道：

「想看看你來幹什麼。要是爲徵糧的事……」

達維多夫道：「我爲集體農場……」

「噓……」老頭子長歎一聲，領着頭回身就走。

達維多夫推開門，房裏迎面撲出一股暖氣。桌旁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正在挑燈芯，胸前掛着「紅旗勳章」。這人就是本村黨的支部書記，名叫拉古爾洛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徵入伍，從前夥回來，變成了布爾什維克。內戰中受過傷，中過毒瓦斯，現在身體不好，激動太厲害就會發羊癲瘋。生來性如烈火一般，什麼事恨不得踢一腳就能成功。天天掛念着世界革命，對私有財產的害人，提起來就要皺眉頭。長的寬胸脯，黃眼睛，短鼻子，臉上的表情十分堅定。這時他聽了達維多夫介紹自己是區委代表，便拿起筆頭在牆上敲了幾下，一邊招呼着：

「請坐，同志。我就是支部書記。蘇維埃主席在隔壁，就來了。」正說着，村蘇維埃主席安德烈

從隔壁房裏出來，也是個矮胖個子，穿的一身布衣，褲腿就在羊毛襪裏，腦後歪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滿臉笑容，搶步上前，和達維多夫握手。

「啊哈，區委代表嗎？你來辦集體農場的吧！」一面說，一面高興的打量着客人。達維多夫坐下來，把關於提前兩個月完成全部集體化、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了他們。並且提議第二天就召集貧雇農和積極份子開會。拉古爾洛夫也介紹了地方情況，特別詳細的談了村裏的共耕社。安德烈在旁出神的聽着，有時也插一兩句嘴。到末了，拉古爾洛夫雙手一攤，激動的說：

「這個共耕社，不過是個集體化的笑話罷了。就是基本羣衆，對它也不熱心。十八家全是貧農裏頂窮的。四匹馬、兩頭牛，要養活一百零七口子，請問能解決哪一點問題。不錯，政府貸款期限長，可是誰還得起？照這樣貸款，不過是白白扔進無底洞。貧農還是跟有病的小牛仔一樣，光吃奶，長不大。加入集體農場就好了，什麼趕得上機器種地的生產呢？那纔是天堂！不過村裏的人腦筋纔頑固哩！你不逼着他……」

達維多夫問道：「共耕社裏有黨員嗎？」

回說：「沒有。」

安德烈笑着補充：「共耕社的確糟糕。你馬上就會知道，那個經理阿卡門卡，簡直天生的就是賣人。隨便把東西賣來賣去，弄得一團糟。那時要還雞可夫就好了。這人有辦法：種的好莊稼，發

的好牲口。要他納稅的時候他就說些怪話，人還是好人。他還得過農業部的獎勵。」拉古洛洛夫很不贊成他對雅可夫的看法，搖搖頭，說道：

「算了。好什麼？他就像隻野雁，和誰都不靠。要不是他翅膀斷了，老早是富農了！」

談了一會，已經夜深了，三個人纔分了手。